

倾城红颜

是谁痴爱美如轻烟的伊人？
是谁穷尽一生无望地等候？
是谁每走一步，都是为了更接近最初的月夜相守？

魅姬

端木摇

端木摇◎著

Meiji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魅姬/端木摇著.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385 - 5092 - 4

I. ①魅… II. ①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6354 号

魅姬

出 版 人 李文学
出版统筹 刘 刚 师晓晖
特约策划 侯 开 戚兆磊
特约监制 李国靖
责任编辑 张耀天 刘聪聪
文字编辑 孙红彦 刘红梅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 版 者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 - 8564062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385 - 5092 - 4
定 价 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序章】 寐姬……………001

【上卷】 鸾隐

第一章 宫杀……………	009
第二章 吴灭……………	014
第三章 无情……………	020
第四章 解毒……………	027
第五章 凤愿……………	034
第六章 赵慕……………	040
第七章 刺客……………	049
第八章 鸳鸯……………	057
第九章 天剑……………	066
第十章 恩情……………	072
第十一章 醉意……………	079
第十二章 玉璧……………	086
第十三章 无泪……………	094
第十四章 楚翼……………	103
第十五章 惊情……………	110
第十六章 密谈……………	120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怪病	128
第十八章	试探	136
第十九章	雷雨	145
第二十章	逼供	154
第二十一章	执念	162
第二十二章	炽情	169
第二十三章	美色	176
第二十四章	王剑	183
第二十五章	黄雀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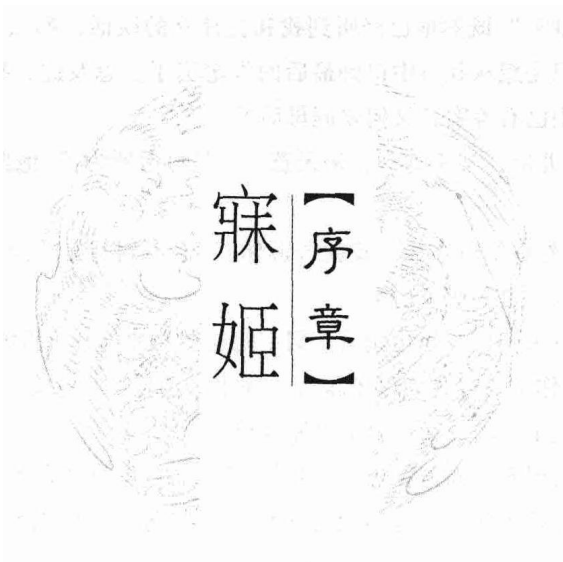
【下卷】 铁血丹心

第一章	女子扶疏	201
第二章	公主盼兮	207
第三章	北疆之夜	216
第四章	沃阳战事	224
第五章	收复雁门	233
第六章	长平初捷	241
第七章	长平大战	249
第八章	暗箭难防	257
第九章	切肤之痛	266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日照鸣凤·····	276
第十一章	虚妄荣华·····	284
第十二章	漱凉暗涌·····	292
第十三章	日出东方·····	300
第十四章	月落乌啼·····	309
第十五章	情醉骊宫·····	317
第十六章	太子之争·····	325
第十七章	剑锋旖旎·····	333
第十八章	故人故梦·····	340
第十九章	情若惊涛·····	348
第二十章	风云突变·····	356
第二十一章	痛彻心扉·····	365
第二十二章	拨乱反正·····	373
第二十三章	明眸苍凉·····	380
赢皓番外	雪兮鉴之·····	393
无情番外	携手归去·····	404



寐姬

【序章】

寒风呼啸，宫檐的青铜风铃击撞出丁零的脆响。

“参见王上。”侍立一侧的宫婢齐齐下跪。

“儿臣见过母后。”秦王嬴皓微弯身子行礼，宽大的袖笼随风飘拂。

我柔声道：“皓儿不必多礼。”

见他眉宇间带有焦急之色，我心知他必定是有事才会在这个时辰前来，于是示意宫人退下，行至内殿，等他自行开口。

秦王嬴皓是我的亲生骨肉，继承秦国大业已有一载，年纪尚幼，却已懂得韬光养晦，潜龙于渊，必有腾跃的一日。

嬴皓行来，步履甚急，“儿臣想问母后一事，望母后诚实相告。”

我轻轻颌首。

殿外大雪纷扬，天地苍茫。

我以温和的目光凝视着他，他身着黯黑镶金王袍，漆丝高冠，俊美的脸庞在端肃的装束映衬下稍显王者风范，却掩不住他飞扬的神采和惊羡众生的美貌。然而，此时他那温和如玉的面庞，却笼上了如霜的冷漠，那双妙目也流转着丝丝怒气。

他问：“一年前，父王驾崩，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

我全身一震，莫非方才和公孙玄的谈话，都被皓儿听了去？他到底听到了多少？

面上装得若无其事，我反问：“你父王已驾崩一年，为何今日又提起？”

“望母后相告。”嬴皓紧盯着我，似不罢休。

“你真想知道吗？”既然他已经听到我和公孙玄的谈话，那么他应该心中有数，特意前来问我，只是想从我口中得到最后的肯定罢了。思及此，我缓缓道：“你这么问，想必你心中已有答案，又何须问母后？”

“母后，告诉儿臣，父王驾崩，是天意，不是母后所为。”他握住我的双肩，殷殷期盼。

“皓儿，你既然想知道真相，我就告诉你。”得不到答案，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事到如今，他也该知道一些事情了。

赢皓郑重地点头，扶我坐在榻沿，眉宇间迫切的神色有所缓解。

我缓缓道：“你父王待我们母子很好，我也知道你很敬重你父王，假若你知道是母后害死了你父王，皓儿，你会不会原谅母后？”

他的双眸泛着泪光，痛苦万分，“母后，真是你害死父王的？”

我颌首，不想欺瞒他，可也不愿母子俩横生芥蒂、心存怨恨，“你怨怪母后，母后无话可说。”

赢皓挣开我的手，慢慢垂首，泪水溢出眼眶，神色悲痛。

皓儿和先王相处的时日不多，但是，先王确实很宠爱他，教了他很多为人处世、治国安邦、处理国政的道理和方法。在那些落难的日子里，他们相依为命、互相扶持，可谓是父子情深，皓儿敬重先王是理所当然的。

皓儿对我的敬爱，相较于对父王的敬爱，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他知道是母后害死了父王，伤心、难过、痛苦，在所难免。

皓儿如此心思，我又何尝不知？

“皓儿，听母后说。”我也不想让他伤心难过，如果可以，我宁愿他永远不要知道，“若不是先王，你我就不会在吴为质，受尽嘲笑与欺凌；若不是先王，我也无须受尽吴王和吴王弟的凌辱，被肆意玩弄十二年……”

“母后……”赢皓喃喃道。

“皓儿，你可知道，母后多么恨……当年我才十六岁，怀你才两月余，为什么要我去吴国当人质？为什么……”郁积多年的怨念与近年的仇恨，以一种平淡的口吻宣泄出来，显得那么怪异。

“你是先王最小的孩子，尚在腹中，而先王如此残忍，把我们母子送往吴国，这个恨，深埋在我心底，足足有十几年。”深埋心中的恨，藏得很深，与新近的恨意，混杂在一起，即使先王已驾崩一年，我仍然无法释怀，“回国后，你父王待我极好，可是，那些飞短流长，那些恶意中伤，那些明枪暗箭，那些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人，让我们在秦王宫举步维艰，甚至差点儿丢了性命。这些，你父王晓得，可是他又怎么样？”

“就因为如此，母后便决定害死父王，扶儿臣登上王座？”他沉痛地道。

怒火在心中烈烈燃烧，我咬牙道：“是，正因如此，我要你成为秦王，我成为太后，再也没人胆敢对我们冷嘲热讽。”

嬴皓泪流满面，面容凄伤，“母后，他毕竟是儿臣的父王啊……”

我心冷面寒，加重语气，“我没有选择！”

他默然不语，泪水长流。

我硬起心肠，“如若你要为父王复仇，就杀了母后！”

他愕然抬眸，明眸蒙上水雾。

我知道他心痛如绞、左右为难，可是，不这么逼他，以后的日子，我们母子就会渐渐疏远，感情也会渐渐淡薄。我抚上他的脸，为他拭去泪水，“皓儿，原谅母后吧，想想我们在吴国是怎么熬过来的，想想我们在秦王宫受了多少苦，你要明白，假若我们手中没有任何权柄，就只是墙角、阶下的蝼蚁，随时随地都会被人一脚踩死。”

嬴皓吸吸鼻子，稍敛泪水，“儿臣明白，儿臣谨记。”

“皓儿，母后不想让你因为这件事就跟母后生了嫌隙，如果真是如此，母后宁愿你一剑杀了母后。”我再次逼他。

“儿臣又怎会这么做……”

“好，母后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久的将来会是一个旷世明君。”

他不语，我心念略转，“你长大了，有一些事，是时候告诉你了。”

嬴皓有了兴致，“什么事？莫非是母后年轻时候的事？”

我微一颌首，思绪回到十几年前，启唇娓娓道来。

那一年，我年方十五。

我是卫国穷苦人家的孩子，双亲在卫国灭亡的时候死于乱军的枪戟之下，之后我随着乡亲来到赵国都城邯郸，讨口饭吃。我本名不是寐兮，我是在听闻赵成侯在侯府门前挑选舞姬的时候，为自己取了这个名字。

侯府总管看见我，眼睛一亮，立即让下人带我进府。

我从不怀疑自己的容貌，只要是男人，一见我，目光定然会落在我身上良久。

赵成侯赵显，赵王王弟，权倾赵国，城府极深。

他一见到我，眼中激起一抹亮色，缓缓行至我面前，抬起我的下颌，迫得我仰起头。但是我并不畏惧，淡淡地盯着他。

“好一个颇有胆识的美人！”赵成侯赞赏道，眯眼审视着我。

“谢侯爷赞誉。”我轻声道。

赵成侯对我的身世颇有兴趣，诸多盘问，我如实以告，他的戒心渐渐消除。

他手执青铜酒杯，森冷的目光倏然投来，“民间竟有此等美色，难得！难得！寐兮，本侯不想辱没了如此绝色美人，有两条路，你可以自己选。”

一，成为他的舞姬，三年后被遣出府；二，听从他的安排，成为王上的女人。

不是赵王的女人，而是秦王的女人。

他会请人教导我歌舞和侍奉王上的媚功，然后将我献给秦王，他要我争得秦王的宠爱，继而为他获取秦国朝政、军防等方面的内幕，也就是说，我是他安排在秦王宫的奸细。

我选择成为秦王的女人。

之后半年，我刻苦地练习，而赵成侯也不断地警告我、提醒我，不要以为成为秦王的女人就可以摆脱他的掌控，不要心存侥幸，不要以为背叛了他会有好下场……他担心我跃上高枝就会忘记他强加给我的使命，我信誓旦旦，发誓绝不会背叛他。

面对着我，他无法克制美色的诱惑，有几次，他几乎要把我变成他的女人。在紧要关头，我总会要挟他，“假如秦王知道我曾为侯爷的女人，定然将我丢弃在偏僻的宫殿，再也不会看一眼，那么侯爷的盘算，就会全部落空。”

于是，他恨恨地甩开我，怒火中烧地离去。

后来，秦使来赵，互通邻邦友好。赵成侯命我在殿上为赵王和秦使舞一曲，秦使大为惊艳。

为显邻邦情谊，秦使尊秦王之意，献良驹二百。赵成侯回敬秦王美人一名、丝帛若干。起初，秦使颇为踌躇，在赵成侯巧舌如簧的劝解下，才收下这份意外的回礼。

赵成侯再三叮嘱之后，我随着秦使来到秦王宫。

我不知道秦王会不会看上我，只知使命在身，绝无退缩之路。

在秦使的府邸沐浴更衣后，我来到秦王宫。

丝罗曲裾，杏黄细纱，后裾曳地徐行，身姿婀娜；青髻缓倾，暖白玉簪横插，脸庞经过仔细的描画，四分美艳，六分清冷。

我缓缓地踏进金殿，微低螭首，在众臣的注目下，跪地叩首。

秦王命我抬首，我依言而行，这一瞬间，秦王震惊地呆住，金殿上响起轻微的抽气声，大臣们在窃窃私语。

秦王失神地盯着我，直至身旁的侍臣轻咳提醒，他才回神，命我退下。

从秦王震惊的眼神来看，我相信，秦王不会忘记我。

侍臣领我来到一处精巧的宫阁暂歇，当日午后，有宫婢伺候我沐浴更衣，晚食

过后，宫婢引我到了秦王的寝殿——日月殿。这一夜，我成为秦王的女人，为寐姬。

连续一月，秦王召我侍奉，宫中的王后、二位夫人和数名姬妾妒火中烧，寻机加害于我，不过她们的伎俩太拙劣，都被我一一识破。

我很明白，盛宠绝非长久之计，于是我劝秦王细水长流。

两月后，我怀上了秦王子嗣，母凭子贵，恩宠更盛，这激起朝中权贵的不满和敌对。

再一月，吴使来秦，催促秦王尽快送质子至吴，楚赵两国的质子已经启程，秦国需尽快决定质子人选。

两百多年前，天朝式微，王室被诸侯国联手歼灭，于此，天下无主，九州分裂，大小诸侯各据一方。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各国连年征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两百年间，小国被灭，大国崛起，沉浮之间，出现过昙花一现的雄主，也出现了鼎盛数十年、上百年的霸主，比如楚国、赵国。

现今天下，四国雄踞四方：东南吴国，都城建业；西南楚国，都城郢；东北赵国，都城邯郸；西北秦国，都城咸阳。因楚秦交战数年，两国国力虚耗严重。赵国连续出兵灭了周边的卫国、韩国和宋国，城池剧增，军士士气虽然高涨，但是伤员繁多且军队疲劳过度。吴国早在五年前就吞并了越国，掌鱼米水乡之地，成为吴越一带的雄主，兵强马壮，国力如日中天，是为最强。

楚赵秦自知数年内无法赶上吴国的国富兵强，只能唯其马首是瞻，送王子为质，休养生息，蛰伏求强。

秦王膝下有二子二女，嬴蛟六岁，嬴战四岁，蓝吟公主三岁，绿透公主尚在襁褓。质子人选，不出两位王子，嬴蛟适宜还是嬴战适宜，朝臣分成两派争论不休，一直未有定论。

忽然，诸臣把目光投向我和我腹中的孩儿。他们异口同声地上禀，寐姬和腹中孩儿是最适宜的质子人选。即使秦王不想让我去国千里，却无法驳倒众臣的众口一词。

很多时候，掌控一国权柄的王上，也要听从大臣的忠言和力谏，有所妥协，方能稳坐王座。

当秦王将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蒙了，不敢相信宠我爱我的王上竟然要把我送到吴国……我苦苦哀求，但丝毫撼动不了他的决心。连续三日，我以泪洗面，徒惹王上厌烦，却无法改变什么。

全盘谋划落空，我只能认命。而赵显的盘算，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来到吴国都城建业，已是闷热的夏令。

看到繁华的建业城，我惊叹于吴地的富庶与欣欣向荣。

看到壮丽典雅的吴王宫，我茫然无措。

看到精巧玲珑的质子府，我无喜无忧。

从吴王宫东门出来，徒步片刻便是质子府，可谓紧紧相邻。府邸不大，和北地大为不同。前厅后院，亭台流水，楼阁长廊，繁花绿树，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居于此，应该极为舒适。

这一住，也不知何时才能离开。怀着怨和恨，我忐忑不安地入住质子府。

楚国、赵国的质子府距吴王宫甚远，我不知道吴王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直至我诞下皓儿之后，才明白个中原因。

原来，吴王也垂涎我的美色，近水楼台先得月。

此后数年，吴王和王弟吴文侯一想起我，便会召我侍奉。隔日回府，我浸泡在兰汤中，使劲地搓洗，却怎么也除不去他们的味道。

我恨自己无能，恨自己选错了路，更恨远在千里之外的秦王。

我根本没有资格说后悔，或许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我无法反抗他们的凌辱，也无法逃脱这个精美的牢笼。假若我是一个人，或许还有把握逃出吴国，可是我不能丢下皓儿。携着皓儿逃出建业，虽有可能，但是早晚会被发现。逃亡之路注定艰险，很有可能丧命于此。

母亲已是天下人口中的艳姬，我不能再让皓儿平白丢了性命。



【上卷】 隐

从今往后，你便是我赵慕的女人，总有一日，我会让你成为我的妻，无须背负别的身份，更无须背负天下人的流言蜚语与耻笑鄙夷。

第一章 宫杀

夜色浓染，星辉暗淡。

重重宫门紧闭，盏盏金灯耀目而凄迷。

“母亲，我怕。”静寂长夜，有小女孩细弱地呢喃。

“莫怕，母亲在这里。”身为吴王夫人的母亲柔声安慰。

吴王寝殿在明亮灯火的照耀下，更显奢丽锦绣，从顶梁上垂下来的大幅罗帷投下暗影，在此时此刻平添了一股森冷之气。散坐各处的女子衣衫齐整，静待侍臣的通禀，有的搂着稚子轻轻摇晃，有的形容慌张，有的双目呆滞，有的形如枯槁。

这些貌美如花的女子，都是吴王的姬妾。我不是吴王的姬妾，却是他的女人，之所以也在这里，是因为我和皓儿是吴王手中的重要人质。

今夜，秦楚赵三国联军攻入建业，直捣王宫，势要灭吴。

今年三月，三国联合起来，各出雄师十万，从三方对吴国发动攻势。吴王自诩强国无弱兵，却想不到秦楚赵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恢复元气，此次三方夹攻，志在必得。

吴国三地边防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三国联军趁胜进逼建业，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各地城守望风而逃。吴王闻之，大为惊骇，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只可惜，急调的将帅和兵马并不能阻挡三国联军的如虹气势。五月，三国联军屯兵于建业城外，遣使人城招降。

然，吴王拒降，命李将军率五万精兵防守都城四门，做垂死抵抗；命吴文侯率一万卫兵守住王宫四门，务必严防死守。

今日，阳光微辣，晃得眼睛生疼，午食过后，更为燥热。

正要午歇，一列卫兵闯进质子府，不由分说地抓住皓儿和我，带进王宫。后来，从姬妾口中得知，三国联军已经发动总攻，从南、北、东门破城，或许入夜之前就会杀进王宫。

吴王在大殿上和忠实的大臣商议抗敌对策，王后聚集所有的宫眷来到吴王寝殿，防止宫乱和姬妾出逃。

申时，城破。

饶是深宫内院，仍然听得见城中隐隐约约的厮杀声和刀戈声。

虽然身陷于此，但我激动万分、欣喜雀跃。这一日，我终于等到了。

秦国将领会带我离开吴国，秦王不会遗弃我，更不会丢下皓儿。虽然吴王不会轻易放过我，甚至可能会玉石俱焚，然而我总要为自己筹谋，为自己搏一搏。如果侥幸活着离开吴王宫，那么，属于我自己的将来，将由我自己掌握。

戌时，夜色降临，联军再次遣使招降，吴王斩杀来使。半个时辰后，联军开始进攻，攻势猛烈。巨木撞门的轰隆响声犹如在耳，令人心惊，那声嘶力竭的喊杀声，那激荡尖锐的刀剑声，那急促凌乱的脚步声，那惨烈嘶哑的哀号声，不断地传来，惊心动魄，想不听都难。

浓夜如染，我心知宫中的战况已经进入酣热之态。火光吞噬了大半个夜空，比宫中的金灯还要亮，照得整个王宫恍如白昼。浓烟遮蔽，如黑龙腾跃，直扑向大殿和寝殿，吓得稚子哇哇大哭。

数名宫人手捧漆案走进来，跟随进来的是五名侍臣。

王后从首座上起身，缓慢道：“此等形势，你们很清楚，吾遵王上之命，赐酒予诸位姊妹，免得被联军抓获，受尽凌辱。”

话音一落，各位夫人和姬妾纷纷跪地叩首，恳求王后饶恕。

王后闭了闭眼，朝侍臣命令道：“动手！”

在我眼前，一个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饮鸩身亡，也有拼命挣扎以求逃命的，可是逃不过侍臣的压制和命定的归宿，饶是吴王子嗣，也逃不过一杯索命的鸩酒。

从来，国破家亡给予女子的归宿，不是命赴黄泉就是世间离索。漂泊人间，亦是苟且偷生，因为背负的家国仇恨太沉重，沉得让人无法承受，重得让人魂灵破灭、万念俱灰。

我闭上眼，不忍看这血腥残忍的一幕。

“母亲，为何要毒死他们？”皓儿依在我怀中，低声问道，神色惊恐。

“假若不死，他们就要遭受更残忍的痛苦。”我摸摸他的手，心念急转：王后会不会一并要了我和皓儿的命？

一声轰然巨响震动寝殿，青铜妆镜和焚香炉滚落在地，响声沉闷，惊得众人一下噤声四望。

杀伐声渐大，回荡在耳边，绵绵不绝似的，一股腾腾的杀气汹涌而来，王后亦惊怕不已，宫人身子微颤，侍臣的手抖了起来。显而易见，联军快要攻进深宫内院了。

没有人可以逃脱，反抗也是于事无补。

地上的尸身横七竖八，紫黑的毒血流到地上，触目得紧。

寝殿里只剩下我和皓儿，王后冷目盯着我，行至我面前，安然若素地道：“寐今，王上已下了命令，你该明白。”

皓儿站在我身侧，紧紧地抓住我的衣角，惊怕地瞪着王后。

我面无表情，左手护着皓儿，“王后是公报私仇吧，皓儿是秦王子嗣，假若我们母子有何不测，你觉得秦军会如何对待吴地子民？王后不想苟且偷生，但也须思及城中百姓的生死，假若王后没有半点儿仁慈之心，置百姓于不顾，那就动手吧。”

她脸色微变，我继续道：“退一步说，王上准许你这么做法吗？楚国公子、赵国公子被吴王囚在神秘之地，以备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要挟三国联军，假若秦将看不见皓儿和我，必定不会受此要挟，到时，吴国王室想要留存一点儿血脉，根本就是妄想。”

王后不怒不笑，神色冷静得可怕，“你不用再花言巧语了，王上已抱赴死之心，什么血脉，什么百姓生死，王上不会理会，吾也不理会。吾晓得你不想死，可是吾偏偏要你死！”

最后一句，她咬牙道来，带着刻骨的仇恨。

她对我的仇恨，该是源于吴王对我的眷顾与宠幸吧。

冷意袭上全身，我冷冷地瞪着她，“既然如此，请王后赐酒。”

皓儿忽然挺身而出，伸臂挡在我身前，从容不迫道：“我先饮酒。”

皓儿如此护我，我的心中不由得一热。

王后屈身对皓儿微笑道：“既然赢皓如此勇敢，吾就成全你这点儿孝心。”

趁王后不注意，我的手指伸向宽袖，紧紧扣住一枚银针，紧接着，一手拽住皓儿护在身后，而扣着银针的手指迅捷地刺向王后的颈项，危及她的性命。

形势逆转，就在眨眼之间，宫人和侍臣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后也是毫无知觉。在他们眼中，寐姬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任人欺压和凌辱的柔弱女子。宫人和侍臣惊悚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不知所措，王后嘴唇发抖，惊惧神色一览无余。

“再动一下，我就刺进去！”我的话音落地，好比利刃相击，“王后不要不信，此处是人身大穴，一针下去，如同一箭穿胸。”

此时此刻，我必须收起以往的柔弱，救自己一命，救皓儿一命，放手一搏。

有侍臣要扬声喊叫，召人保护王后，我森冷道：“胆敢叫人，王后就一命呜呼！”

那侍臣惊惧地闭嘴，不敢轻举妄动。

我感觉到皓儿拽着我衣裳的手微微发抖，可见他是惊怕的，没见过如此场面，也难怪他惊怕。

“全部退入内殿。”我命令道，事不宜迟，我必须尽快离开此地。

“吾活不过今夜，死在谁手里还不是一样？”王后静静道，足见她已心灰意冷，